

## 墨西哥的族群政策\*

謝國斌

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授

### 摘要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探究墨西哥的族群政策。作者從歷史社會學的觀點出發，發現墨西哥的族群人口在殖民初期有西班牙殖民者、印地安人與黑人三個原型，後來則依混血情形而發展出膚色階層制度。獨立之後的墨西哥廢除了階層制度，而今日墨西哥的族群類別除了原住民族之外，已經看不到白人與黑人的分類。究其原因，當代墨西哥的族群政策乃是二十世紀初革命思想的遺緒。革命之初基於國家認同與民族打造的工程，墨西哥知識份子與政府擁抱了混血主義，認為墨西哥人是一個發源自印地安人的混血民族，因此不再有白人與黑人的分類，因此也沒了種族主義的危害。混血主義仍是當代墨西哥族群政策的主流，然而白化暗潮仍是值得關注的社會議題。至於墨西哥的原住民族政策尚稱符合國際潮流，但其實施成效仍有待時間的檢驗。

**關鍵詞：**墨西哥、族群政策、混血主義

---

\* 本文發表於台灣國際研究學會主辦之「墨西哥學術研討會」，2017年11月11日，台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 科技與工程學院 3樓會議室。

## 壹、前言

墨西哥屬拉丁美洲國家，人口超過 1 億 2 千萬，僅次於巴西的 2 億，是拉丁美洲人口第二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西班牙語國家。墨西哥除了具備上述重要地位之外，由於它與美國接壤，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都與美國有密切的連繫，也因而讓其在國際政治經濟舞台上具有相當的能見度，甚至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然而，若論及族群議題（包含族群政治、族群關係、族群政策等），墨西哥與美國卻有迥異的發展路線，即使兩國從殖民初期所面臨的條件相仿，都包含了歐洲白人殖民者、美洲印地安原住民、非洲黑人等三個重要種族群體的互動關係。時至今日，美國人口約有 3 億 2 千多萬，社會族群結構基本上是白人（72.4%）主導、黑人（12.6%）弱勢，印地安人（0.9%）式微，亞洲人（4.8%）進入的態勢（CIA, 2017b）。但是，在墨西哥社會，其族群結構並沒有白人、黑人、亞洲人等類別，僅有混血者（*mestizo*, 62%）、印地安人（*Amerindian*, 30%）、其他（*other*, 10%）等分類（CIA, 2017a）。

更精確來說，在墨西哥的人口普查裡，並沒有針對族群身分（*ethnicity*）進行調查，與族群比較相關的僅有針對是否會說印地安原住民語言進行調查，也因此可以據此估算出原住民的人口數量；至於其他非原住民人口則被泛稱為混血者。從歷史與族群理論來看，墨西哥無疑是一個多族群的國家，甚至在西班牙殖民時期還有相當細膩的族群階層制度（*caste system*），此制度先依據西班牙人（*Spaniards*）、印地安人（*Indians*）、以及非洲人（*Africans*）為三個原型，再依各族群不同的交叉混血情形而劃分出多樣的社會階層（Katzew, 2005）。令人好奇的是，視覺上的白人、印地安人、黑人等分類，至今其實仍可見諸於墨西哥的人口裡，但在官方的人口調查與論述裡，白人與黑人的種族類別已經不復可見，僅剩下混血者與印地安原住民兩大類型。

在視覺白人與黑人仍存在墨西哥社會的前提下，為何墨西哥的官方族群論述僅剩下混血者與印地安人？這顯然涉及了官方族群政策的介入，只是何以墨西哥會發展出與一般族群理論差異甚大的族群分類，其目的何

在？此政策對於實際的族群互動又有何影響？本文將從歷史社會學的觀點來切入，希望能藉由探究墨西哥族群關係的歷史動態，進而釐清當代墨西哥的族群政策與族群關係。除了前言之外，本文將依照歷史脈動來探討墨西哥的族群政策演變，重要項目依序包括：從殖民時期到革命前的族群關係史、後革命時期族群政策、當代墨西哥的重要族群議題，以及結論與省思等。

## 貳、殖民時期到革命前的墨西哥的族群關係史

墨西哥的族群關係史可以追溯至十六世紀初的殖民時期，西班牙人的殖民行動直接撼動了在地印地安人的生活；其後西班牙殖民者又從非洲引進黑奴，更改變了墨西哥的族群組成。往後墨西哥的重要事件包含獨立戰爭（1810-21）、革命（1910-20）等階段，這些事件除了衝擊墨西哥的政治之外，也影響到墨西哥的族群關係與族群政策，茲依時間順序闡述如下。

### 一、殖民時期（1519-1821）的族群政策

當西班牙殖民者在十六世紀初剛抵達美洲時，為了能迅速擴張、殖民、控制領土，他們旋即進行了社會與政治制度的設計，創造了西班牙人與印地安人分治的制度雙共和制度（two republics）。在這個制度下，殖民者創造了朝貢經濟體系（tribute economy），被宰制的印地安人成為殖民者重要財富的朝貢者，與強制勞力的提供者（Gabbert, 2001）。然而，印地安人的人數隨著戰爭與疾病的衝擊而顯著減少，也因而促使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紀就開始從非洲引進黑奴；黑奴引進潮於十七世紀達到高峰，並持續到十八世紀。期間估計有超過 20 萬名的黑人被引進墨西哥，人數比白人還要多（Sue, 2013: 11）。

在殖民的初期，殖民者對於西班牙人、印地安人、非洲人等三大族群採取的是隔離主義（segregationist ideology）。然而，隔離的成效並不彰，族群間的通婚混血使得族群的邊界（ethnic boundary）趨於模糊，因此也危及到西班牙人與印地安人雙共和制度的穩定。為了因應通婚混血所帶來的

混雜，並重建殖民地穩定的秩序，殖民政府乃依據種族、文化、社會經濟地位等指標發展出一套相當細膩的階層制度。在這套以膚色為依據的階層制度裡，西班牙人據於最高的地位，混血者次之，印地安人與非洲人最低。而在混血者裡，不同族群的混血後裔有不同的稱呼，以混血第一代為例：西班牙人的後代稱為 *criollo*（土生子），西班牙人／印地安人後裔稱為 *mestizo*，西班牙人／非洲人後裔稱為 *mulato*，印地安人／非洲人的後裔稱為 *zambo*（Sue, 2013; Katzew, 2005）。混血者地位的高低基本上與膚色的深淺相關，膚色愈淺者通常社經地位也愈高，膚色愈深者則反之（Sue, 2013）。

在族群關係理論裡，混血意味著族群之間的同化，也代表族群邊界的模糊（Gordon, 1961）。因此，殖民時期墨西哥的階層制度雖然存有區別社會經濟地位高低的作用，但並不是一個如印度種姓制度般的封閉階層，只是一種法律分類，是充滿彈性的（Farriss, 1984），不同的群體之間可以透過通婚混血來改變下一代的膚色分類，尤其讓下一代膚色變白（whitening）更是人們普遍的偏好。儘管如此，此階層制度與奴隸制度於 1821 年墨西哥獨立之後正式宣告廢除，但其歷史遺緒迄今仍縈繞不退，當代人們在諸多社會價值的選擇上依然偏好較白的膚色（whiteness）（Sue, 2013）。

## 二、獨立初期 ( 1821-1911 ) 的族群政策

墨西哥於 1821 年獨立，獨立後的墨西哥雖然廢除了階層制度與奴隸制度，但是如何讓原本隔離的人民在新國家裡團結一致成為重要的工作，因此國族打造（nation-building）的工程是當時政治菁英的要務。當時的菁英特別關注印地安原住民的問題，認為唯有透過同化政策，把印地安人納入新的國家體制，而非繼續維持印地安自治<sup>1</sup>，才能實現新的國家藍圖。例如自由主義者 José María Luis Mora（1794-1850）除了主張新國家要政教分離之外，更主張解散那些以保護原住民權益為目的的組織，並且取消原住民的集體土地權（collective land rights），因為他認為原住民的貧窮乃導因於其家父長式的體制（paternalistic system）與社群土地制（communal land

<sup>1</sup> 殖民時期的印地安自治體系至少維持到 1860 年代末期（Gabbert, 2001）。

orientation)。在自由主義者主導下，獨立後的墨西哥展開了一連串的改革工作，包含建立聯邦體制、政治世俗化、財產私有化等，目的在建立一個現代、已開發、團結的墨西哥。然而，原住民與反對派的保守主義者也有所動作，致使墨西哥陸續爆發階層戰爭（Caste War of Yucatan, 1847-1901）與內戰（1858-61）的窘境，甚至導致法國的入侵（1864-1867）（Gabbert, 2001; Sue, 2013）。

墨西哥的動亂讓軍人迪亞茲（Porfirio Díaz, 1830-1915）趁勢崛起，在 1876 年的政變後成為墨西哥的總統，直到 1911 年墨西哥革命為止，墨西哥進入長達 35 年的迪亞茲統治時期（1876-1911）。在迪亞茲統治期間，墨西哥的政治主軸是經濟發展與現代化（Sue, 2013），然而當時的國際政治環境卻是帝國主義橫行，而思想界則充斥著社會達爾文主義，進而衍生出科學種族主義（scientific racism）<sup>2</sup>，為當時歐洲政治人物服膺的思想主流。據此所發展出了種族主義思維（racist thought）變成：白人就是進步，原住民、黑人、混血就是落後。此思維也影響了當時墨西哥的知識份子，許多人醉心於白人優越論（white superiority），並因此認為占墨西哥人口多數的混血者與非白人人口是墨西哥進步的阻力（Sue, 2013）。

據此，迪亞茲政府針對原住民族實施了一系列的壓迫性政策，包含強迫同化、土地私有化、部落遷徙（dispossession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等。此外，迪亞茲政府也積極招募歐洲移民，期望能藉此白化（whitening）與現代化墨西哥，不過此政策並不成功。迪亞茲以強硬手段追求現代化的施政導致了嚴重的社會不安，也加深了社會的不平等，財富、權力、土地等集中在外國人以及少數都會菁英的手上。在二十世紀初，墨西哥社會有新思維出現，許多知識份子挺身挑戰了以歐洲為中心的科學種族主義，進而促成了墨西哥革命（Mexican Revolution, 1910-20），1911 年迪亞茲總統逃亡歐洲，此革命延燒長達十年，期間還兩度遭遇美國對其領土的侵略。不

<sup>2</sup> 其思想養分來源包含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82）的自然選擇理論（natural selection）、以及社會學家史賓賽（Hebert Spencer, 1820-1903）適者生存理論（survival of the fittest）等。

過革命成功後，墨西哥的政治走向另一個階段，當然也包含了全新的族群政策。

### 參、後革命時期（1920 至今）的族群政策

後革命時期的工作除了修復革命時的破壞之外，也需要重新凝聚支離破碎的社會團結，更重要的是須重新進行國族打造的工程。十九世紀獨立初期的墨西哥藉由同化原住民來打造現代化的墨西哥國族；而迪亞茲統治時期則進一步實施白化政策，期望能創造一個白人主導的現代化墨西哥。至於二十世紀後革命時期的墨西哥，雖然依舊面臨歐洲白人為中心的種族主義影響，但是後革命的政治菁英卻試圖從混血與原住民這兩個元素，重新塑造一個新的墨西哥民族 (Mexican nation) 與國家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Lomnitz, 2011; Gotkowitz, 2011)。原住民族在過去被視為國家進步的阻礙；但革命菁英則將之視為墨西哥民族的根源，也是混血者的祖先，而印地安血緣成為界定墨西哥民族的一個指標。據此，後革命時期的墨西哥政府對於原住民族的政策不再是強制式的，而是尊重原住民的文化，並試圖把印地安人融入墨西哥民族裡 (Sue, 2013)。

具體而言，後革命時期的墨西哥的國族打造與國家認同基本上包含了混血主義 (*mestizaje*)、無種族主義 (*nonracism*)、以及無黑人 (*nonblackness*) 等三個意識型態主軸 (Sue, 2013)，而這也決定了其族群政策的走向，並且延續到當代。詳細闡述分析如下。

#### 一、混血主義

混血一詞在墨西哥的族群史上有不同的意義。在殖民時期比較像是客觀地指涉各種通婚混血的狀況，也因此發展出不同膚色的階層制度。墨西哥獨立以至於革命時期，在白人優越主義的思維裡，混血象徵著種族的劣化。然而，在後革命時期，政治菁英為了打造墨西哥民族和國家認同，他們則積極擁抱混血、讚嘆混血，把混血視為正面的一件事，甚至把混血者

(*mestizo*<sup>3</sup>) 當成文化上與生物上優等的種族。混血主義成為國家團結的黏著劑，更變成了墨西哥民族主義的養分，混血者成為墨西哥民族的主體 (Sue, 2013)。

混血主義乃是由一群知識份子所倡議，他們同時也是墨西哥革命的靈魂人物。重要人物包含 José Vasconcelos (1882-1959)、Andrés Molina Enríquez (1868-1940)、以及 Manuel Gamio (1883-1960) 等人。

José Vasconcelos (1882-1959) 被譽為墨西哥革命時的文化強人 (cultural caudillo)，他以宇宙種族 (cosmic race) 思想聞名於世。有別於過去的白人優越主義，他認為未來的世界將由混血者這個宇宙種族所主宰。他的思想除了大大影響革命時期與後革命時期的知識份子之外，由於他曾經在 1921-24 年間擔任教育部長，因此他的思想也透過教育體系廣為傳播。透過國家的教育體制，他傳播了國家的混血主義意識形態，教師成為革命的尖兵，而學子則被灌輸了全新的墨西哥國家認同 (Sue, 2013)。

Andrés Molina Enríquez (1868-1940) 認為混血者是一個新種族，是真正的墨西哥人，也是墨西哥真正的主人；至於土生的白人 (*criollos*) 則還算是西班牙人，因為他們有著不同的思維。另外，他對於原住民族的觀點持同情的態度，認為原住民族在國家社會的不公平結構下處於不利的地位；而為了創造平等，則必須把他們整合進入墨西哥這個民族國家裡 (de Mente, 1998)。Andrés Molina Enríquez 除了有混血主義的主張外，另一個重要主張是土地改革。他認為墨西哥的歷史是一部混血者興起的歷史，為了讓墨西哥團結強大，只有讓墨西哥民族，也就是混血民族掌權，讓混血民族擁有土地權，革命才算完成。土地改革的主張，後來也納入了墨西哥 1917 年的憲法裡 (Lomnitz, 2011)。

Manuel Gamio (1883-1960) 是一個人類學家，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

---

<sup>3</sup> *Mestizo* 一詞在墨西哥的族群史上有不同的意義。在殖民時期，其狹義指涉西班牙人與印地安人的混血兒。在獨立時期，由於階層制度廢除，因此這個詞泛指所有狀況的混血者。到了後革命時期，在刻意打造墨西哥民族的情境下，當時的政治菁英認為除了純種的原住民之外，其餘的墨西哥人都是混血者，因此這個詞指涉的是原住民之外的所有人，混血者也成為墨西哥民族的主體。

得博士學位，被譽為現代墨西哥人類學之父。他最為人所熟知的是倡議了墨西哥的原住民主義 (*indigenismo*)。原住民主義是拉丁美洲的特產，以關注拉丁美洲印地安人的地位為核心。這個詞源於殖民時期的印地安保護者 (*defender of Indians*) 的概念，以保護印地安人免於被外來者入侵為理念。到了十九世紀獨立時期，則有所謂的印地安主義 (*Indianismo*)，目的在藉由印地安化 (*Indianization*) 來區隔過去的殖民主義，並打造新國家的民族主義 (Knight, 1990)。

在 Manuel Gamio 的主導下，墨西哥的原住民主義在革命時期達到高峰，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相較有三個特色 (Tarica, 2016)：(1) 原住民主義是一個國家政策：追求原住民的整合、同化與發展。(2) 人類學家主導 (尤其是 Manuel Gamio) 的政策：原住民主義的人類學家 (*indigenista anthropologist*) 宣稱印地安人是墨西哥國家榮耀與生命的根源，因而倡導以印地安人為根源的國家認同與美學。弔詭的是，基於追求國家現代化的思維，他們同時也把印地安人視為落後的象徵，因此必須讓印地安人有所發展，並把印地安人整合到國家體系裡面。(3) 原住民主義臣服於混血主義：原住民主義與混血主義有其共通之處，但也有其相背之處。兩者皆把印地安人視為墨西哥民族的根源，但由於印地安人也象徵著落後，因此為了把墨西哥的多元文化整合成單一的國家文化，又同時要兼具現代化與民族辨識度，混血者成為墨西哥最理想的人口主體，而非印地安人。誠如智利裔美籍人類學家 Claudio Lomnitz (2001: 231) 所言，墨西哥人類學者的民族打造任務是：同時原民化現代性 (*indigenizing modernity*) 與現代化印地安原住民 (*modernizing Indians*)，然後把所有的墨西哥人整合成一個混血的群體 (*uniting all Mexicans in one mestizo community*)。

Manuel Gamio 的思想深受其哥倫比亞大學恩師 Franz Boas 的影響，相信要提升混血者的地位必須先挑戰歐洲的白人種族優越論。他認為墨西哥的印地安淵源是一個核心，也是從白人優越論中解放出來的根源。在他的 1916 年的著作裡，他把墨西哥民族 (*Mexican nation*) 描繪成一座雕像，基座是印地安人，而身體則是各種族的混和體 (Tarica, 2016)。Gamio 後來對於墨西哥的原住民政策有很深入的影響，他在 1934 年建立了原住部門，1948

年改組為國家原住民研究所 (Instituto Nacional Indigenista, INI)，此機構長期主導墨西哥的原住民政策<sup>4</sup>。

## 二、無種族主義

混血主義與無種族主義相輔相成，後革命時期的政治菁英認為種族主義 (racism) 無法在一個種族混雜的社會生存。據此，墨西哥政府於 1921 年的人口普查裡便將種族類別的調查刪除，認為種族不是一個需要記載的社會單元。

在民族打造的過程裡，墨西哥不是從內部尋求參考團體，而是藉助美國這個外在他者 (external other) 來創造墨西哥民族的象徵邊界 (symbolic boundaries)。歷史上美墨兩國互動密切，在 1846-48 的美墨戰爭裡，美國併吞了不少墨西哥領土；而在墨西哥革命期間，迪亞茲政權有親美的舉動，也致使美國介入墨西哥革命。由於美墨兩國的歷史對立，也讓後革命時期的墨西哥政治菁英把美國視為外在的參考對象 (Lomnitz, 2011; Sue, 2013)。

換言之，二十世紀初的美國仍處於種族隔離時期，是一個典型的種族主義國家，而墨西哥的混血主義則對映出無種族主義。墨西哥的菁英認為，墨西哥人是一個混血民族，與美國人不同，因此可以免於種族主義病毒的侵襲。在混血主義的意識型態裡，身為墨西哥人就是意味著與種族主義不相干，因為墨西哥人是混血民族，而混血民族是沒有種族主義的。

除此之外，美國的種族主義也間接幫助墨西哥族 (Mexican race) 的凝聚。墨西哥族最早是在美國被視為一個種族，尤其在美國新墨西哥州，導因於墨西哥族在美國受到差別待遇，薪水往往比美國白人來得少，甚至也少於其他種族 (Lomnitz, 2011)。在 1906 年的一份小冊子裡即出現這樣的言論：「可恨的想法，墨西哥人比洋基人不值錢，甚至黑人與中國人都可以與我們相提並論，……墨西哥人站起來！」(Lomnitz, 2011: 213)。據此，Lomnitz (2011) 也認為，二十世紀初墨西哥的混血主義，對於混血者的偏愛

<sup>4</sup> INI 直到 2003 年才又改組成國家原住民城鎮發展委員會 (Comisión Nacional para el Desarrollo de los Pueblos Indígenas, CDI) (Encyclopedia.com, 2008)。

(mestizophilia)，不只是國家主導的意識型態，也不僅僅是革命民族主義，同時也是與美國為鄰的實際生活經驗。

### 三、無黑人主義

如前所述，殖民時期就有超過 20 萬的黑人被引進墨西哥，當時人數比白人還要多；然而在後革命時期黑人的分類不復不可見。無黑人主義其實與混血主義息息相關，因為後革命時期的菁英認為黑人已經在混血的過程中被吸納進入整體的人口裡了。換言之，他們認為再也沒有純種的黑人了，黑人已經在生物與文化整合的過程中消失了，而看起來膚色較深的人也是混血墨西哥民族的成員 (Sue, 2013)。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無黑人主義也意味著邊緣化黑人在墨西哥歷史上的角色，並否認黑人血緣對於混血民族的貢獻。黑人在墨西哥的族群歷史上頂多被視為一個趨於消失的成分，或者是一個區域的議題，而非全國性的問題 (national problem)。在墨西哥的民族打造工程裡，只要是墨西哥人就不可能是黑人，也因而自從墨西哥獨立之後，黑人再也不是政府對於人群分類的選項。整體而言，無黑人主義其實僅是一種隱性的意識型態，與混血主義和無種族主義相較，其處於較為次要的地位 (Sue, 2013)。

### 肆、當代墨西哥族群政策的問題

當代墨西哥的族群政策仍屬於後革命時期。換言之，前述重要的意識型態，包含混血主義、無種族主義、無黑人主義等，持續主導到當代墨西哥的族群政策，也影響一般老百姓的族群互動。擁抱混血主義與讚嘆混血主義是墨西哥的官方意識型態，也是一般民眾人際互動時的重要準則。然而，當代墨西哥至少存有兩大族群問題：白化暗潮 (whitening undercurrent) 與原住民議題。分述如下：

#### 一、白化暗潮

所謂的白化暗潮指的是，白化在墨西哥的社會裡 (無論是官方或民間)

仍是人們心理層次所追求或嚮往的目標，而白膚色也是人們在政治與社會上偏好的膚色<sup>5</sup>。至於暗潮意味著白化僅能是檯面下的偏好，無法正式浮上檯面，因為它與官方的混血主義及無種族主義牴觸。這種矛盾現象也可從實證研究當中看到，尤其是來自美國社會學者的研究(例如 Sue, 2013; Flores & Telles, 2010; Villarreal, 2010)，他們發現膚色是影響墨西哥社會階層的重要因素，而白化暗潮實際上比混血主義更強力，默默牽引著官方政策的方向與民間的互動。

在官方混血主義與無種族主義的引導下，種族一向不被認為是影響社會階層的重要變項。例如，墨西哥社會學者 Pablo González Casanova 在 1965 年的研究指出，階級才是墨西哥最重要的社會分歧，族群雖然重要但只是過渡時期的變項，至於種族或膚色則完全不重要 (Flores & Telles, 2010: 487)。González Casanova 的論述與官方的無種族主義互相呼應，也持續影響到後續的學術研究。然而，根據美國社會學者 Andrés Villarreal (2010) 對墨西哥社會階層的量化研究，他發現膚色愈深的人，社會經濟地位愈低；其次則是膚色中等的人；而膚色最淺的人社會經濟地位也愈高。Villarreal 認為，把種族視為不重要變項的論點完全是受到墨西哥官方意識型態所左右，經不起科學的驗證。

另一組美國社會學者 Flores 與 Telles (2010) 的量化研究也發現，「膚色」確實會影響到社會經濟地位，但他們進一步指出「教育」是個中介變項，並且肯定「階級」對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換言之，Flores & Telles 認為膚色與階級對於教育都有影響，而教育成就的高低更直接影響到社會經濟地位的高低。從教育社會學的理論觀之，墨西哥學者與美國學者的共識是階級因素，階級會影響到人們的教育成就、職業類別、以及社會經濟地位，而父母的階級也會複製到下一代 (Flores & Telles, 2010)。

從學理來看，事實上種族與階級關係密切，種族的背景無疑會影響到

<sup>5</sup> 白色偏好其實也出現在拉丁美洲其他地方，例如 Winthrop R. Wright (1990) 對於拉丁美洲國家的研究裡發現，拉丁美洲的人們普遍可以接受混血，但人們還是偏好皮膚白一點。他以咖啡牛奶 (Café Con Leche, coffee with milk) 比喻，發現人們還是希望少一點咖啡，而多一點牛奶。

階級，甚至曾經有美國學者直接主張種族就是階級 (race as class) (Gans, 2005)。因此，墨西哥學者承認階級是影響社會階層的最重要變項，但是墨西哥的階級其實只是種族 (或膚色) 的表象再現 (representation) 而已。

根據另一個美國社會學者 Christina Sue (2013) 的質性田野研究，她透過在墨西哥長期的參與者觀察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發現，混血主義與白膚色的偏好在墨西哥社會算是相處融洽的。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初期墨西哥知識份子的腦袋裡就是如此了，他們一方面認為透過混血可以創造一個優越的混血民族，但同時也認為混血是白化黑人與印地安人的好方法，可以達成最終的同化。白化偏好與混血主義的共存形成了一種矛盾的現象，在政策的檯面上混血主義挑戰了白人優越論，被讚嘆成是同質化與平等化的偉大力量；然而，混血主義的檯面下動力卻是白化人口，藉以同化掉其他非白人口。

在社會層面，墨西哥人願意談「膚色」，但卻避諱談「種族」，因為談種族容易被指涉為種族主義者 (Sue, 2013: 30)，問題是在學理上膚色就是種族的重要表徵。根據 Sue (2013: 64) 的田野調查，膚色較淺的人對於其混血淵源可以毫無避諱的談，而膚色較深的人則會刻意強調其歐洲的血緣；另一方面，膚色較深的人較能接受混血主義，認為混血是有益的，可以白化其後代；至於膚色較淺的人則比較排斥跨種族混血，因為那不利於保存他們的白。例如，有一個膚色較深的受訪者表示：「依照我的膚色，我太太的膚色可以有淨化種族的作用，對吧？而我的小孩的孩子就會變成白膚色的，他們就不再是我的膚色了。」而另一個受訪者則表示：「白人會尋找其他白人結婚，以利繼續生出白人小孩。」

即使膚色不完全等同於種族，但絕對是區別種族邊界的重要指標；而膚色偏好與偏見所帶來的問題，其實也可以視為是一種隱藏版的種族主義。而隱藏版的種族主義不只存在於墨西哥的社會，也存在於混血家庭成員的互動裡，Sue (2013: 3) 的田野調查就經常出現相關的案例。例如，四十多歲的 Silvia 與 Angelica 姊妹是住在 Veracruz 的深膚色婦女，她們出身在一個混血的家庭，她們曾經指出：「她們有一個膚色較白的姊妹曾經以充滿種族偏見的詞彙來稱呼她們，例如『醜陋的大嘴黑人』，甚至把她們當成『黑

奴』。更糟的是，他們的親生父親還對白膚色的女兒特別偏心，給她們額外的關注、教育、以及奢侈品等。」

類似 Silvia 姊妹的吵架案例或偏心其實也可能出現在一般非混血家庭，而其個案也無法推論到全墨西哥的混血家庭。但是，當家庭成員會以膚色來做為攻擊話題或偏好選擇時，或多或少也反映了當地社會對於膚色的偏見與偏好。換句話說，隱藏版的種族主義不但存在於墨西哥政府與社會，也存在於墨西哥的家庭裡。

## 二、原住民議題

墨西哥大多數住在鄉村地方的人都是原住民，其人口依照語言普查的結果，並從狹義與廣義的方法視之，大致介於 12%~30% 之間不等。依據 2002 年的資料，墨西哥有 62 個原住民語言，它們都是國家語言 (national language)；而墨西哥原住民人口最多的地方集中在中央與東南部各州，其中以猶加敦州 (Yucatan) 的原住民比例最高<sup>6</sup> (Aguila, *et al.*, 2012)。

當代墨西哥原住民的議題主要是貧窮與族群認同問題 (Gabbert, 2001; Aguila, *et al.*, 2012)，這也衍生出何以當代官方所估算出的原住民人口常會有廣義與狹義的巨大落差。這些問題由來已久，得從殖民時期開始回溯。在殖民時期，印地安人與西班牙人處於分而治之的狀態，印地安人的權利與義務透過階層制度確認。印地安人必須對西班牙人進貢與提供勞力，不得攜帶武器、不得騎馬。在服裝上，僅有西班牙人能穿歐洲服裝，印地安人與混血者只能穿白色衣褲、頭戴草帽、腳穿涼鞋，而印地安婦女只能穿品質更差的服裝 (名稱為 *ipil*) (Gabbert, 2001)。

殖民時期的階層制度並非封閉式的，人們可以透過混血與社會經濟地位的改善向上流動，並改變自己的法律權利義務關係，因此各個族群與階層的人都熱衷於階層的向上流動 (Farriss, 1984)。在殖民體系下，印地安人

<sup>6</sup> 依據 2000 年人口資料顯示，重要各州原住民人口比例包括 (Aguila, *et al.*, 2012: 108)：Yucatan (65.5%)、Oaxaca (55.7%)、Quintana Roo (45.6%)、Chiapas (30.9%)、Campeche (30.9%)、Hidalgo (25.9%)、Puebla (20.9%)、Guerrero (18.6%)、Veracruz (16.9%)、以及 San Luis Potosi (16.8%)。

內部又可分為印地安貴族 (Indian hidalgos) 與平民 (commoners)，印地安貴族享有免朝貢與免勞役的特權；甚至在有豐富的資產與西班牙語能力的情形下，也可以被法律認可為西班牙人。在此情形下，印地安人不但不是一个具有團結意識的族群，不少印地安菁英反而亟欲擺脫印地安淵源與貧窮，期能往更高的階層流動 (Gabbert, 2001)。

整體而言，由於西班牙殖民統治著重在經濟而非文化，因此在殖民時期印地安人的語言與文化仍保存相當完整；甚至在猶加敦地區馬雅語還是當地的主要語言，就連混血者、黑人、西班牙人都會講馬雅語 (Farriss, 1984)，甚至直到 1839 年美國探險家來到此地時都發現許多白人都不會講西班牙語，而是以馬雅語為主要語言。由於馬雅語的強勢，馬雅語的使用者並不同於血緣上的馬雅人，也因而當代馬雅語使用者也不見得會自我認同為馬雅原住民 (Gabbert, 2001)。

1821 年墨西哥獨立之後，階層制度廢除，但是由於經濟的擴張侵害到原住民的領域<sup>7</sup>，使得在印地安人比例最高的猷加敦爆發了所謂的階層戰爭 (1847-1901)，許多以馬雅語為母語的中下階層民眾起義反抗中央政府，並維持了實質的統治直到二十世紀初。階層戰爭曾經被視為是印地安人的反抗，但如前所述馬雅語使用者並不能視同為印地安人；而墨西哥政府也採取類似「以番制番」的政策，使得不少印地安人當起義民來對抗叛軍，藉以獲得類似殖民時期的印地安貴族之榮譽頭銜，並且免除人頭稅。而在叛軍之外的地區，其他印地安人並不同情這些他們認為較不文明的兄弟，甚至鄙視他們為野蠻人 (Gabbert, 2001: 471)。

二十世紀初的墨西哥革命，在意識型態與族群政策上有很大的轉變。在混血主義與墨西哥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大旗下，印地安人不再只是野蠻

---

<sup>7</sup> 殖民時期，西班牙殖民者採取一個朝貢經濟 (tribute economy) 的體系，對於印地安人實施分而治之的政策；印地安人保有自己的土地，僅需提供貢品與勞力，政府也保護印地安人土地免於被入侵。此體制在墨西哥獨立後持續維持數十年，尤其在階層戰爭期間政府怕其他地區的印地安人有所行動，更不敢隨便更改過去的政策。不過由於經濟的發展，例如甘蔗與龍舌蘭的種植等，使得大莊源不斷擴張，進而入侵到原住民的土地 (Gabbert, 2001: 473)。

的象徵，他們變成混血墨西哥民族的根基，而印地安的習俗、音樂、舞蹈、傳統等，也被視為值得保存的民族風俗；甚至在 1917 年的墨西哥憲法第 2 條裡清楚揭示：墨西哥民族的淵源是來自原住民（The nation is multicultural, based originally on its indigenous peoples），並保障原住民權利（Constitute, 2015）。

不過，弔詭的是，後革命初期墨西哥政府的原住民政策（indigenist policy）卻是在同化原住民。誠如卡迪納斯總統（Lázaro Cárdenas, 1934-40）所言：「我們的印地安問題不包含把印地安人保護成印地安人，或者把墨西哥印地安化，而是把印地安人墨西哥化。」（Gabbert, 2001: 474）而隨著經濟發展與土地改革，原住民逐漸失去保留地，原住民語言也有所流失，但是原住民的經濟地位並沒有隨之提升；而社會對原住民的偏見與歧視也依然存在，原住民的語言、服裝、姓氏仍然是社會不平等的地位象徵（status marker）。據此，在原住民群體裡出現兩種類型的人，有些人受了較多的教育，在社會階層中往上爬升，試圖改用西班牙姓氏來掩蓋自己的印地安淵源；不過也仍有一群人努力維持自己原住民的文化與認同，使得原住民文化與認同得以維繫下去（Gabbert, 2001: 476）。

到了 1970 年代，墨西哥的印地安政策從計畫同化政策（planned acculturation and integration）轉變為參與式的原住民主義（participative indigenism）。雙語教育為其中重要的工作項目，也因此創造了不少工作機會，懂原住民語言和文化成為一項重要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可以幫助人們獲得工作機會。此外，發展政策的改變與國際多元文化主義思維的介入，有愈來愈多的資源投入原住民部落，形成一種族群化（ethnification）或印地安化（Indianisation）的論述，重要現象如：農民組織 A 改名為印地安組織 B、人們開始頂著印地安身份穿著印地安涼鞋去爭取預算等（Gabbert, 2001: 477）。

諷刺的是，若干族群化的中產階級菁英的所作所為其實只是複製了社會大眾對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例如，認為馬雅文化的重要性僅止於古馬雅文明在天文、數學、建築等方面的成就，但與今日落後的馬雅文化無關。而政府相關部門（例如 INI）的文化工作也僅止於保存馬雅遺跡、聖地、傳

統醫藥、舞蹈、儀式等，或傳播神話與傳奇故事等。有時把錢給地方團體，讓他們可以舉辦特定的傳統儀式。在語言政策上，有些印地安菁英認為當代馬雅語已經不純，很多詞彙與文法都被西班牙言語污染了，因此他們極力鼓吹恢復純粹的馬雅語，並要求中下階層的馬雅語使用者努力學習菁英們所創造出來的所謂「純正的」的馬雅語，但是菁英們自己卻繼續使用西班牙語或混雜的馬雅語<sup>8</sup> (Gabbert, 2001: 479)。

墨西哥的原住民政策從殖民時期迄今歷經了不少轉變，原住民為當代墨西哥憲法唯一有提及的族群名稱。整體而言，當代墨西哥的原住民政策與國際潮流還算吻合，在憲法層次與政策上宣示性地保障原住民族的權利。然而，就實質成效與社會氛圍來看，原住民或「印地安人」(*indio*)的稱呼仍存有許多負面的意涵，一方面它與低社會經濟地位有關，另一方面印地安人一詞仍然與無知、無理、不良行為等扯上關連。例如，當一個人窮而無知時，人們會說「他很印地安人」(*He is very Indian*)；而當人們說話粗俗時則被稱為「講得很印地安人」(*to talk very Indian*)。據此，「印地安人」在墨西哥社會成為一個空的類別 (*hollow category*)，人人都可指稱別人為印地安人，但卻沒有人願意自稱印地安人 (Gabbert, 2001: 482)。這也解釋了何以講原住民語言者在認同上不等同於原住民，而原住民語言的調查數據也不能視同為原住民的人口數。

## 伍、結語與省思

當代墨西哥的族群組成可從殖民時期談起，包含了印地安人、西班牙人以及黑人等三個族群原型，但今日除了原住民是一個憲法肯認的族群外，甚至就連官方論述裡的混血者都不算是一個法定族群，而只是墨西哥

<sup>8</sup> 另一個弔詭的案例是，在墨西哥大城 Oaxaca 有一個著名的 *Guelaguetza* 慶典，現在已經是吸引觀光客的重要節慶。在此慶典裡，人們穿著傳統服裝跳著傳統舞蹈，搭配著在地美食、手工藝品，以及古老布料編織等。此慶典是從當地原住民的文化衍生出來的，通常是由州政府贊助舉辦，但卻出現排除許原住民參加的情形 (Gotkowitz, 2011: 22; Poole, 2011)。

民族的同義詞。墨西哥的族群政策與族群關係歷經了多次的演變，從殖民時期、獨立初期、革命時期與後革命時期，每階段都有其重要的族群政治與改變。例如，殖民時期有西班牙人與印地安人分而治之的雙共和制度，後來又歷經了黑奴的引進與廢除，膚色階層制度的創立與廢除，對印地安人土地的保護到把土地釋放給混血者，以及混血主義與墨西哥民族主義的糾結等。

當代墨西哥的族群政策基本上是二十世紀初革命民族主義（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的遺緒，包含兩大主軸：其一是混血主義，藉由混血民族來重新定義墨西哥民族，並塑造墨西哥的國家認同。其二是原住民主義，認為原住民（印地安人）是墨西哥民族的根源，需要被尊重與保護，也需要被發展，更需要融入墨西哥國家體制裡。

而當代墨西哥的族群問題正好也是來自這兩大族群政策的矛盾思維。混血主義雖然讚嘆混血擁抱混血，但是「白化暗潮」才是檯面下真正的動力，無論是政府或民間社會，人們偏好的還是白膚色，混血只是白化非白人口的一個手段。實證上，膚色愈白的人也享有愈高的社會經濟地位，而膚色愈深的人則反之。

至於原住民主義，在墨西哥民族主義的大旗下，印地安原住民被尊崇為墨西哥民族的根源，馬雅文明成為墨西哥所引以為傲的民族迷思；但是，在現實社會裡，原住民的社會經濟地位仍處於墨西哥的最底層，而社會仍對印地安人充滿偏見，使得印地安人的身分仍是許多人不願意承受與承認的負擔，即使人們會說原住民語言或確實為原住民族裔。近年來雖然墨西哥政府對原住民的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有所著墨，採取參與式的原住民主義，但是卻常流於形式主義，例如舉辦文化活動、發放經費給原住民菁英申請等，其實對原住民的生活沒太大的幫助（Schwartz, 2012）。

反思台灣，我們可以看到若干與墨西哥相似之處，尤其在原住民政策與國家認同的塑造方面。在原住民政策上，清帝國時期統治者對熟番地權也有所保障（柯志明，2000），看來頗類似西班牙殖民者朝貢經濟體的做法，藉此以獲得熟番在財政與勞役的貢獻；但隨著漢人持續的入侵與開發，熟番地權也不斷流失。就當代台灣原住民政策而言，原民會的角色頗像墨西

哥的 INI，而當代許多族群復振的工作多少也流於預算補助的形式。此外，近來有關日本時代戶籍資料簿裡「熟番」或其後代否能取得原住民身分，並享受原住民權利等議題，雖然已經進入總統府原轉會議程，並在『原住民身分法』的修法上有所著墨，但究竟未來結果會如何，仍值得有識者繼續關注。

至於在國家認同的形塑上，台灣社會存有中華民族與台灣民族想像共同體的差異。從本土化的視角觀之，台灣民族主義的塑造一方面在解構中華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則從台灣最本土的成份（南島民族原住民）尋求養份；許多論者認為在「有唐山公、無唐山嬾」的歷史情境下，台灣人其實就是一個混血民族，與中華民族有所區隔（相關論述詳見：施正鋒，2007）。而蔡英文總統的新南向政策，以及「永續南島、攜手共好」的南太平洋之旅，甚至有官員定調為尋親之旅（自由時報，2017）。從原住民族去尋求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建構的基礎，與墨西哥的混血主義及原住民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有解構殖民、重新進行國族打造、以及重塑國家認同的作用。

混血主義有其效用，但「混血」一詞所隱含的負面弦外之音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在墨西哥，混血主義雖然某程度成功建構了墨西哥民族與國家認同，但其白化暗潮與社會對印地安人的持續偏見，很難擺脫有消費原住民之嫌。同樣的道理，台灣民族的塑造或許也可參考混血主義途徑，而當下平埔原住民法律身分的修訂或許也可朝混血者的方向思考，但是台灣主流社會菁英與大眾是否真心看待其原住民淵源？是否能真心擁抱混血讚嘆混血？若只是流於工具性的考量，或把原住民當成消費工具，則非吾人所樂見。

## 參考文獻

- 自由時報。2017。〈社論：以台灣為南島語族的文化重鎮〉《自由時報》10月31日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47814>) (2017/11/3)。
- 施正鋒。2007。〈建構台灣政治史的嘗試－由 creole 到 mestizo 的墾殖社會〉《台灣政治史》頁 41-74。台中：新新台灣文教基金會。
- 柯志明。2000。《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Aguila, Emma, Alisher R. Akhmedjonov, Ricardo Basurto-Davila, Krishna B. Kumar, Sarah Kups, and Howard J. Shatz. 2012.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Ties That Bind, Issues That Divide*.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https://www.rand.org/pubs/monographs/MG985-1.readonline.html>) (2017/11/2)
- CIA. 2017a. "Mexico."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mx.html>) (2017/10/28)
- CIA. 2017b. "United States."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us.html>) (2017/10/28)
- Constitute. 2015. *Mexico's Constitution of 1917 with Amendments through 2015* ([https://www.constituteproject.org/constitution/Mexico\\_2015.pdf?lang=en](https://www.constituteproject.org/constitution/Mexico_2015.pdf?lang=en)) (2017/11/2)
- De Mente, Boye Lafayette. 1998. *There's a Word for It in Mexico*. Chicago: Passport Books.
- Encyclopedia.com. 2008. "Instituto Nacional Indigenista." *Encyclopedia of Lati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http://www.encyclopedia.com/humanities/encyclopedias-almanacs-transcripts-and-maps/instituto-nacional-indigenista>) (2017/11/3)
- Engle, Karen. 2010. *The Elusive Promise of Indigenous Developmen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Farriss, Nancy Marguerite. 1984. *Maya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The Collective Enterprise of Surviv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lores, René, and Edward Telles. 2010.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Mexico: Disentangling Color, Ethnicity, and Cla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7, No. 3, pp. 486-94.
- Gabbert, Wolfgang. 2001. "Social Categories, Ethnicity and the State in Yucatán, Mexico."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33, No. 3, pp. 459-84.
- Gans, Herbert J. 2005. "Race as Class." *Contexts*, Vol. 4, No. 4, pp. 17-21.

- Gordon, Milton M. 1961. "Assimilation in America: Theory and Reality." *Daedalus*, Vol. 90, No. 2, pp. 263-85.
- Gotkowitz, Laura. 2011. *Histories of Race and Rac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Katzew, Ilona. 2005. *Casta Painting: Images of Race in Eighteenth-Century Mexico*.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night, Alan. 1990. "Racism, Revolution and Indigenismo: Mexico 1910-1940," in Richard Graham, ed. *The Idea of Race in Latin America, 1870-1940*, pp. 71-113.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Lomnitz, Claudio. 2001. *Deep Mexico, Silent Mexico: An Anthropology of Nation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Lomnitz, Claudio. 2011. "On the Origin of the Mexican Race," in Laura Gotkowitz, ed. *Histories of Race and Racism*, pp. 204-17.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Poole, Deborah. 2011. "Mestizaje, Distinction, and Cultural Presence: The View from Oaxaca," in Laura Gotkowitz, ed. *Histories of Race and Racism*, pp. 179-203.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chwartz, Diana. 2012. "Indigenous Policy in Twentieth-Century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39, No. 5, pp. 111-16.
- Sue, Christina A. 2013. *Land of Cosmic Race: Race Mixture, Racism, and Blackness in Mexic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rica, Estelle. 2016. "Indigenismo."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atin American History* (<http://latinamericanhistory.oxfordre.com/view/10.1093/acrefore/9780199366439.001.0001/acrefore-9780199366439-e-68?print=pdf>) (2017/10/30)
- Villarreal, Andrés. 2010. "Stratification by Skin Color in Contemporary Mexico."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5, No. 5, pp. 652-78.
- Wright, Winthrop R. 1990. *Café Con Leche: Race, Class, and National Image in Venezuel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Ethnic Policy of Mexico

Kuo-Pin Hsieh

*Adjunc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nlin, TAIWAN*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ethnic policy of Mexico.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Mexico's ethnic policy through a historical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three ethnic prototypes, including Spaniards, Indians, and the black, through the colonial period, while only indigenous people remains in today's ethnic category. This developmen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en the revolutionary ideology dominates and continues its influence through today. For the purpose of nation-building and consolidating national identity, the revolutionary ideologists fight racism and applaud mestizaje, mixing race, and believe that Mexican is a mixed nation. In conclusion, the mainstream ethnic policy of contemporary Mexico is mestizaje, which not only means mixing blood, but also refers to nonracism and nonblackness. However, scholars believe that whitening undercurrent is still a significant social problem and indigenous policy also needs to be re-evaluated.

**Keywords:** Mexico, ethnic policy, *mestizaje*

